

数智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反思与路径重构

魏慧慧

青岛黄海学院, 青岛 266427

摘要: 在数智时代, 完成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飞跃, 实现从“数智化”向“数质化”的转变, 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价值的萃取”和“品质的升华”, 继而促进生活品质和教育品质的提升。立足于数智时代, 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家长劳动教育观念存在偏差、对待幼儿劳动的态度消极、家园共育脱节、家庭劳动教育资源意识不足等, 致使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阻碍。基于现实困境, 对其归因进行深刻地剖析。结合时代育人所需对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发展路径从加强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工作的价值、明确幼儿在家庭劳动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发挥幼儿园在家庭劳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网络机制等方面重新加以建构, 以求促进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智时代, 劳动教育, 家庭劳动教育

DOI:10.69979/3029-2735.24.3.002

当前,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个体向着高质量化发展, 社会样态、育人理念、未来教育方式也需要基于数智时代做出相应的转变, 以求顺势而为。数智时代, 即完成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飞跃, 实现从“数智化”向“数质化”的转变, 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价值的萃取”和“品质的升华”, 继而促进生活品质和教育品质的提升。立足于数智时代, 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幼儿家庭劳动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结合时代育人所需对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发展路径重新加以建构。

1. 数智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

1.1 重智轻劳, 忽视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观念

当前, 社会群体对劳动教育, 尤其是家庭劳动教育的认知存在偏差。受“唯分数”思想的影响,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可谓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众人心中。在此育儿理念的影响之下, 一些家庭出现了重智轻德、重知轻能、过分宠爱、过高要求等现象, 影响了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有关调查数据表明, 60.8%的家长期待幼儿在未来能够从事非体力劳动, 54.07%的家长将家庭劳动视为影响幼儿学习的重要因素。此外, 有超过30%的家长对学前阶段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持否定态度。^[1]在家庭教育中, 家庭劳动教育“让位”于智育, 二者的被重视程度以失衡的样态存在, 甚至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被置于智育的对立面, 忽视了在家庭中开展家庭教育的本质, 而数智时代的育人诉求是要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型创新型人才, 一味地追求智育是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的。况且, 当下的幼儿家庭劳动教育不

再囿于促进幼儿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 而是专注于智能劳动、情感劳动等新的劳动教育形态。^[2]

1.2 反应消极, 降低幼儿的劳动积极性

家长对幼儿参与家庭劳动教育的反应与家庭劳动教育开展的时效休戚相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 家长容易忽视对幼儿的自主意识及自主能力的培养, 往往采取“包办”的方式。处在学前阶段的幼儿具有较强的模仿意识, 他们会模仿成年人的一些行为, 比如, 会拿起扫把学着大人的样子扫地。这时候, 成年人往往会以“捣乱”为由制止幼儿的行为。由于成年人过于关注劳动结果, 忽视了幼儿所参与劳动的过程恰恰是其自主意识和劳动意识萌芽的过程, 若将该行为视为“小破坏”, 无形中为幼儿积极开展劳动设置了阻碍。在家庭教育中, 家长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给予儿童积极的肯定和正面的引导, 面对幼儿诸如此类的行为, 首先应当肯定, 而不是“扼杀”。倘若家长没有对幼儿的劳动行为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 甚至在家庭教育中将“劳动”视为惩罚儿童的一种方式, 这无疑会大大削弱幼儿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3 家园脱节, 缺乏科学且有效的指导

陈鹤琴曾说: 幼稚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 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 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立足于当下, 我们所培养的幼儿应该是掌握数智时代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够适应数智时代的发展

需求。与此同时，为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也需要借助数智时代特有的机能为家庭劳动教育的开展助力。数智时代需要的是知识与技能并重的全方位发展型创新型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幼儿开始着手。在家庭教育中，部分家长虽具备高学历高能力，但在育儿方面存在短板，不能给予幼儿科学且有效地指导，为此，需要园方介入。同时，园方也需要就幼儿园所开展的劳动教育与家长做好沟通交流，实现家庭劳动教育与学校劳动教育相辅相成，进而家园共同搭建起开展劳动教育的桥梁。

1.4 资源意识缺乏，阻碍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开展

数智时代劳动教育的重点是用户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具身认知、情感体验和感性实践。当下，劳动教育更为强调劳动的教育性而非劳动性，即通过劳动教育提升个体的劳动素养，养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与之相契合的非物质劳动侧重于生产以符号、情感等作为附加价值的精神产品。^[3]但是，在家庭场域中开展劳动教育，面临诸多阻碍，部分家长的家庭劳动教育资源意识缺乏。家长在教育投资上，将时间和精力主要集中于培养孩子的智育，而家庭劳动教育的投资相对较少。针对学前儿童，虽然强调要做好幼小衔接工作，但不乏有家长将其片面地理解为提前将学科知识“传输”给幼儿，以防输在起跑线。

2. 数智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存在问题的成因

2.1 幼儿家庭劳动教育主体的价值观具有功利主义色彩

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主体可分为幼儿、家长和幼儿园。就幼儿来讲，家庭劳动教育有效开展的最大受益者将会是幼儿，而他们却拥有较少的话语权。往往他们是以被动者的身份接受家庭劳动教育，甚至所接受的家庭劳动教育是在监护人权衡利弊之下的体现。就家长来说，在家庭场域中是否开展家庭劳动教育，或者家庭劳动教育以何种方式开展，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受到“分数至上”思想的影响，一味给幼儿“灌输”助力“分数”的“智育”，从而忽视了家庭劳动教育对幼儿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幼儿园来讲，虽然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明令禁止“幼儿园小学化”，但是，部分园所迫于各方压力仍旧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存在滞后性等诸多问题。

2.2 家长对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缺乏准确的理性判

断

陈鹤琴曾言，“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在家庭育儿场域中，家长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因此家长对家庭劳动教育的认知对幼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现实生活中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来看，部分家长对劳动教育的价值是持赞成态度的，但因家长受到外部环境亦或自身定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对家庭劳动教育缺乏准确的理性判断。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家长所具备的家庭劳动教育知识有限；二是在实施家庭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家长的角色定位存在偏差，在其认知观念中更倾向于将劳动教育定位为幼儿园教师的职责，而家长在这一过程中只需要以“服从者”的角色听从教师的安排即可。正是由于家长的这一错误认知，致使家庭劳动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阻碍，没有将家庭劳动教育置于家庭教育之中，更没有将其认定为是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2.3 幼儿园尚未形成系统的家庭劳动教育指导体系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幼儿园作为幼儿进行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对幼儿自身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幼儿园教师于职前都已接受且完成师范教育学习，执教过程中也参与学习相关研修，具备学前教育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与专业素养。在家庭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可以作为专业指导者给予科学的建议和指导。就幼儿家长来讲，他们也希望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幼儿园教师的科学指导。但是，当前幼儿园与家长之间多是以碎片化的沟通方式为主，比如孩子入园或离园时进行短暂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与幼儿所属家庭未能实现有效衔接，难以将家园沟通的内容延伸至家庭劳动教育，遑论专门针对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展开针对性的指导。

2.4 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资源欠缺

家庭劳动教育资源是指“家庭中所有潜在的及显现的、物质的及精神的、客观的及主观的、能发掘的和利用的家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的总和。”当下，由于幼儿家长对家庭劳动教育缺乏准确地理性判断，缺乏专门的家庭劳动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难以对幼儿

进行专业的教育和指导。此外,就幼儿园中的劳动教育资源来看,也相对不足。尽管受到新时代劳动教育育人理念的影响,幼儿园有意识地开展多样性的劳动教育活动,对相关教师也加强了专门的培训和指导,但是并未实现幼儿园劳动教育与家庭劳动教育的有效衔接。就社会层面来看,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相关的书籍资料、工具材料等硬件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数智时代尤为强调资源共建共享,但目前劳动教育信息资源尚未实现最大化的利用率。

3. 数智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路径重构与前瞻

3.1 充分认识加强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工作的价值

在数智时代,家庭劳动教育的开展应坚守育人的基本立场,将教育的重点置于育人而非育知识,重视劳动情感教育,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进而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朱旭东教授在“直面机遇挑战,创想教育未来——ChatGPT与未来教育”沙龙中将“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动手操作、解决问题的合作”置于培养创新能力的维度之一。在数智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开展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需要通过学业一体化发展、五育一体化培养创新人才。

3.2 明确幼儿家长在家庭劳动教育中的主体责任

《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学龄前儿童家长要为孩子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培养孩子健康体魄、良好生活习惯和品德行为,让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在家庭教育场域中,幼儿家长需要全面学习家庭劳动教育知识,系统掌握相关的理念和方法,用科学的劳动教育观念指导幼儿。立足于数智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要想取得预期成效,首先家长需要明确自己的主体责任,着力拓展家庭劳动教育空间,不断为幼儿创造家庭劳动教育的机会,鼓励幼儿参与与之身心发展相匹配的家庭劳动活动,积极推动家庭劳动教育、幼儿园劳动教育与社会劳动教育有机融合。

3.3 充分发挥幼儿园在家庭劳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幼儿园在家庭劳动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辅助者和引导者的重要角色。一方

面,在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可以着眼于专业的视角就以何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如何科学引导幼儿参与劳动等问题给予家长科学的建议和指导;另一方面,园方在辅助家庭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也有助于将学校劳动教育与家庭劳动教育实现有效衔接。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也明确提出建议在幼儿园建立家长学校等,针对幼儿个体身心发展的特点,可以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劳动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并及时联系、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同时,幼儿园也应该充分考量家长的需求,邀请有关人员向家长传授科学的家庭劳动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家庭劳动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促进家园共育。

3.4 积极构建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网络机制

在数智时代,仅依靠家庭单方面努力开展幼儿家庭劳动教育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必须积极构建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网络机制,通过统筹家庭劳动教育资源以凝聚家庭劳动教育的合力,由家庭、幼儿园、社会三方共同努力实现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依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幼儿园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推动建立社区家庭劳动教育指导机构,并组织相关的家庭劳动教育指导和家庭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将家庭劳动教育指导服务纳入社区教育体系之中。此外,还可以引入多元师资,建构数字劳动时代的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参与体系,突破原有的家庭劳动教育模式,多渠道统筹资源,以实现幼儿家庭劳动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吴江. 大班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安庆: 安庆师范大学, 2021.
 - [2][3] 代以平, 冯珊珊. 数智时代劳动的新形态与新挑战——兼论学校劳动教育的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03): 104-111.
- 基金项目: 该文为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2023 年度规划课题《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评价机制研究》(编号: 2023STY84) 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魏慧慧(1994-), 女, 山东潍坊, 青岛黄海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劳动教育、教师教育等研究。(青岛 266427)